

《幻昼》 枪黑

他在极昼之时，亲手杀死了他的爱人。

绝枪战士捡到一个人。

准确的说，是一具还没死透的“尸体”。

男人身旁的漆黑大剑上还淌着未干涸鲜血，想也不用想必然是那剑下亡魂的血。

“真是倒霉蛋。”绝枪战士嗤笑一声，被自己脑补出来的画面逗乐，一边同情着那个估摸已经死成渣被乌鸦啄干净的‘敌人’，一边把伤敌自损八百的暗黑骑士连背带拽拖回了自己住处。

“——操！”他一进门就猝不及防踢到了自己不知道哪天事后喝完没扔进垃圾桶的酒瓶，而下一秒又踩到了不知道哪天和小情妇厮混时随手乱丢的润滑剂。

绝枪战士将这些出师不利归咎于自己现在架着一个大铁皮罐头行动不便，绝对不承认这是显而易见的自作自受。

“看着这么沉，原来脱光了也不剩多少。”他三下五除二扒干净暗黑骑士身上的铠甲，部分金属已经和失去皮肤包裹裸露出来的血肉黏合在一起，绝枪战士不认为自己有那么善良，快死的人还怕这点疼？

有本事就别把自己折腾到这副狗样。

他暗自腹诽着，伸手把那块铠甲从男人淋漓的血肉上生生掰了下来，肌理和筋膜撕扯发出的咯吱声令他狠狠蹙眉，但依然没有停止手上动作，直到听见这具‘尸体’短促地呻吟了一声，他还想听听有没有其他的话要说，对方却再次陷入死寂。

好吧，绝枪战士心想，就当我是傻逼，给自己捡了这么个麻烦。

他很少像这样小心翼翼地给别人擦拭伤口，涂抹药膏，包扎，换好干燥舒适的衣物，就差最后一步——喂水。

这具身体呈现出的状态并不是正常人该有的濒死模样，绝枪战士多年在刀口舔血的雇佣兵经验告诉他，这男人体内正翻腾着强烈的暗黑之力，仿佛涌动的海浪循环往复着，每涨潮一次都足以破坏他，却也足以修复他。

简直就是不死的怪物。

绝枪战士骂道，但沉睡中的黑骑显然听不见，他终于睁开那双烟灰色眼睛时，已经是第四天傍晚。

彼时绝枪刚处理完上个委托，看时间还早遂转头就喊了机工去嫖一发，全然不顾对方在通讯贝里撕心裂肺的怒吼。

“你他妈的有病吧！！！”

嘶。绝枪战士挖挖耳朵，“急什么，你和他又没确定关系，他还管得到你鸡巴？”

“我这辈子做过最傻逼的事就是跟你这种大傻逼做朋友。”机工平静地爆炸完，挂断了通讯贝。

“呵，爱情。”绝枪颠颠手头刚得到的一袋子报酬，金币碰撞发出清脆声响，他咂么着机工的怒吼，鬼使神差一般，突然有了个史无前例压过嫖娼念头的想法，“……要不给他买点吃的吧。”

……

暗黑骑士艰难地从床上挪动身体，去够桌子上的水杯。实际他已经恢复得七七八八，只不过暂时还没有重新获得身体掌控权，所以在试图使用肢体时格外僵硬困难。

绝枪开门看见的就是这一幕。

傍晚夕阳透过窗户映照入屋内，暖黄光线攀爬上黑骑的侧脸，将俊朗五官雕琢得有如神赐，他苍白的肤色没有折煞这份美，反而模糊了男人本身的硬挺线条，平添几分颇具孱弱感的温柔。

绝枪战士偏偏最吃这一款，瞬间就被戳中。

他毫不掩饰自己眼神中赤裸欲望，半倚在门框边将视线死死锁在对方脸上。兴许是黑骑实在忍受不了这种直白目光，才缓缓转过头去，滑动一下喉结，干裂的嗓子里吐出暗哑字句。

“多谢。”

“……谢我什么？”绝枪仍回味着刚才那一幕景色，过了片刻才换回平日里那副嬉皮笑脸模样，抬起脚后跟关上门，把手里的纸袋放到桌上，又贴心地给黑骑倒了杯水递到面前。

“谢你救我。”

绝枪咧嘴一笑，“总算不用我嘴对嘴喂了，这几天我都怕你没被仇家杀死反倒被活活渴死了。”

“……”本来正打算喝水的黑骑闻言猛然顿了顿，突然觉得这水不喝也罢。

“怎么，看着我这张脸，你觉得自己亏吗？”绝枪战士似乎很不满意对方的这种反应，二十几年来还是第一次这么遭人嫌，他被激起了怪异的胜负欲，不依不饶抬腿跨上桌子，把脸凑近到黑骑眼前强行捧着人下巴让他瞧，一字一顿重复：“——你亏吗？”

整个被禁锢在另一个大男人胸膛和椅子背中间的压迫感让黑骑感觉到十分冒犯，但他无法在这种时候和自己救命恩人发火，只好耐着性子承受，甚至违心附和：“……不亏。”

强买强卖成功的绝枪战士松开桎梏，转去打开纸袋，食物的温热香气立时飘散在屋内，香辛料与肉质鲜美的渡渡鸟肉搭配，甫以浓郁蘑菇汤，还有几片新出炉不久的蜂蜜烤面包。绝枪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现在的样子就像是等待被夸赞的孩子，直勾勾盯着黑骑期待收获对方满意的认可。

但黑骑进食时的反馈属实少得可怜，绝枪一度怀疑他是否根本没有味觉。

“你，是不是该说点什么？”年轻的雇佣兵终于按捺不住，他从进门起就无处发泄的欲望迫切需要一个释放口，“这样吧，我来告诉你被我救了要怎么报恩。首先，至少要跟我上一次床。”

黑骑连吃饭的胃口也没了。

他放下刀叉，抬起头沉默地注视着绝枪。
对方则毫不犹豫地吻了上来。

——这就是他们的第一次相遇。

.....

“我操，真成了？”绝枪惊掉下巴一副见鬼的模样拔高音量，“行啊老弟，没跟鲍勃永结同心哥哥真是太欣慰了。”

“滚。”机工毫不客气地骂道，转而去对着旁边木头桩子似的黑骑开口，“介绍一下，这是我爱人。”

“你好。”黑骑还没来得及跟这位腼腆的吟游诗人握上手，绝枪的胳膊就猝不及防搭了上来，把他揽着肩拉到怀里，全然不顾坚硬铠甲硌得慌，嬉笑道：“介绍一下，这是我搭档。”

“啧。”机工撇了他一眼，心说这小子不知道哪根筋错了，我敢打赌他刚才绝对是想说炮友而不是搭档。

“你那是什么表情。”绝枪给了机工胸口一拳，“都不为哥们儿高兴高兴？”

“我怕你传染人家性病。”机工翻了个白眼，“你还是赶紧阳痿了造福大众吧。”

“滚边去。”虽说平日里互损惯了，但当着目前床伴的面被好兄弟损上一通仍然令绝枪战士感觉略丢面子，他试图找补，眼疾手快从招募墙上撕下来一则委托拍进黑骑怀里，转移话题。“走吧，这任务给的不少，晚上能结束我请你喝酒。”

.....

黑骑神色其实并没有什么变化，倒是身边的绝枪一路上抓耳挠腮，还时不时拿余光偷偷也上对方两眼，但黑骑的面部表情实在匮乏，想要从中看出端倪简直是痴心妄想。终于，绝枪在第三百零四次纠结后忍不住开口：“你.....没把机工的话当真吧？”

黑骑像是没料到这人心神不宁了半天竟然是在纠结那句被他当成放屁似的话，他微微一怔，然后笑出了声。虽然很轻，却也被精神高度集中的绝枪战士捕捉到。

一时间绝枪分不清自己现在更想杀了问这个蠢问题的自己，还是先操他一顿。

无可否认，黑骑声音很好听，尤其是当他似笑非笑的腔调响起，都能让绝枪控制不住想从他嘴里攫出更多美妙又悦耳的呻吟和喘息，只可惜在床上的时候这铁皮罐头太闷，做一晚上都没有多少放荡叫声。

“嘘。”黑骑一把拦住神游天际的绝枪继续往前走，冰冷手甲捂上他的嘴将人拉到灌木丛里隐蔽身形，“别出声，有东西。”

绝枪这才发现不知不觉两人已经走入了沼泽深处，黑衣森林里隐藏着许多未知妖异，他们今晚目标便是其中之一。

据说这妖异曾吃掉了委托人的小儿子，大女儿在和恋人一同调查之时也命丧沼泽之中，委托人显然已经痛不欲生，才会出如此高价为儿女复仇。

绝枪也并非毫无准备就接受委托，他事先就翻阅过相关资料，得知这妖异胜在速度，擅长单打独斗的冒险者倘若接受这个委托，恐怕会有来无回。

比如曾经的他自己。

但现在，他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拿我和你搭档这么久的默契担保。”他拔出无序，齿间还衔着一枚没有放入枪膛的子弹，觉察到黑骑投来的视线，他扬起下颌朝着对方抛去飞眼，用口型笑道：“——干它。”

.....

绝枪战士向来是自诩了解机工的，相识了十年，从他开始作为独行佣兵闯荡艾欧泽亚起，两个人就保持着穿一条裤子的坚定兄弟情，虽然没有成为搭档，用他自己的话说，“每次听你开枪的声儿总以为我魔机刃走火了”。

当然，这是不折不扣的拙劣借口，机工恰好也更偏向于加入一个稳定的固定小队，而不是跟这么个任何惊险委托都敢大大方方接下的亡命之徒做搭档。于是彼此心照不宣，虽然仍旧是最坚不可摧的好哥们，却也除了一起逛窑子外就很少相处。

但绝枪一直以来都认为机工和自己是一路人，至少在性癖这方面，这小子能比自己强到哪儿去？怎么几个月时间就转了性，不嫖不抽不赌，妥妥成了妻奴。他觉得玩儿乐器的人就是太感性，轻而易举就被这小子追到手。

爱？他笑着想，不可能的。机工是机工，他是他。机工骂他傻逼不懂爱，可对他来讲爱情哪比得过及时行乐。这些年如果说唯一让他称之为爱的。

——或许就是现在暗黑骑士和他后背紧贴的温度。

漆黑铠甲阻隔了他的感知，可他确实感觉到了，从那人身上传来的，让他无比放心交付后背的温度，和彼此同时激烈跳动着的心脏。

是因为现在与妖异缠斗的绝命境地，也是因为并肩作战的热血沸腾。他们都选择用血肉淬成千锤百炼而不倒的城墙，为对方可以永不坍塌。

他忽然觉得，如果活着必须拥有一个意义，应该就是为了遇到黑骑。

一发响亮的闪雷弹划破夜幕为混沌使者照亮了妖异胸口，这是绝枪战士最后那枚含在嘴里的子弹。与此同时锐利大剑裹挟着暗黑之力刺入其中，黑骑从来不会辜负他孤注一掷的绝地反击。

随着妖物尸体缓缓倒下，暗绿色腥臭黏腻液体喷到了暗黑骑士的头甲之上，迫使这位从不在战斗中露出真容的孤高剑士不得不脱下头铠，绝枪这才看清他受了多重的伤。

他必须承认是自己低估了这妖异的实力，才会令彼此陷入苦战，而他甚至因为久违赌上性命的战斗太过酣畅淋漓，以至于忽视自己一些危险操作带来的严重后果。

这些后果曾经都由他自己承担，而如今全部报应到了他的搭档身上。

“确实是报应。”他脱力靠在树干上慢慢滑坐在地，一边擦着冒烟枪口喃喃道，“你比较活该。”

远处黑骑没有听见某人的自言自语，失血过多让他大脑有些眩晕，他粗喘几声也瘫坐在地，接着就看见对面的绝枪战士似乎正在用外套内衬擦他刚才随手丢到旁边的头甲。

“暖。”绝枪吹了个口哨吸引到黑骑注意，就把擦干净的头甲远远掷进了他怀里，“你戴上呗。”

“？”

黑骑满腹疑惑，但他本来就不习惯在外面露出脸来，既然搭档如此要求，虽然感觉到了微妙的不对劲，他还是依言照做。

然后他看见树下的绝枪战士解开了腰带，面对着他掏出那根不知何时已经完全勃起的性器。

“去你妈的。”暗黑骑士忍不住骂道，“我流了这么多血，你在看着我手冲？”

“你又死不了。”早在谈笑间就把刚玉之心和极光都套给了黑骑的绝枪战士一副不知悔改的嘴脸，非但没有惧怕黑骑语气中的愠怒，反倒更硬得发胀。

暗黑骑士眼睁睁看着这个被自己骂硬了的男人一边快速撻动柱身，一边用大拇指捻弄着龟头，这根无数次插进他体内的东西现在被其主人照顾得欲仙欲死，绝枪鼻腔里发出一声舒爽轻哼，他加快了速度，但视线一秒没有从黑骑身上移开，直到汨汨白浊顺着马眼流出，他还在用目光描摹黑骑在铠甲包覆下的身躯，鲜血在他眼中仿佛是饱满馥郁的嫣色汁液，把黑骑涂抹成一枝伤痕累累的残破玫瑰。

如此破烂，狼藉，好似随时都会死去，但在他眼里熠熠生辉。

他是如此地深爱着分明根茎那样脆弱却又可以经风摧雨打而不折腰的玫瑰，分明鲜血淋漓却又可以凭一把大剑支撑身躯而不倒的怪物。

如果不爱一个人是有罪的话，那他现在无罪了。

“嗯……”随着一声毫不掩饰的哼喘，绝枪把手心蹭在外套上擦了擦，而那根刚刚发泄过的鸡巴却并没有疲软的模样。他舔舔略有些干裂的嘴唇，还在回味着那个被鲜血晕染到色情无比的暗黑骑士，但由于暗黑之力正不断修复着身体，黑骑大部分伤处已停止流血，只微微渗出一片片殷红，像是漆黑的铠甲上开出了花。

绝枪走过去跪下来，仿佛虔诚的信徒跪在神明面前，他缓缓摘下黑骑的头甲，露出那张让自己百看不厌的脸。眉尾微微垂下，浅色薄唇抿成一条直缝，暗黑骑士生人勿近的狠戾眼神隐匿于睫毛撒下的阴影当中，额角上还挂着干涸血渍，将他原本苍白的肤色衬出几分红润错觉。

绝枪爱惨了这副样子，他无法控制自己接下来的动作，而他的‘神明’也仅仅在僵硬一瞬后选择了默许。

他把黑骑摁在地上，泥土弄脏了他心爱的漂亮脸蛋，但他不在乎，他的战利品就该像这样雌伏于他身下。掰开两瓣臀肉，绝枪直接把三根手指并排捅进了那颤巍巍暴露在空气中的可怜小穴里，指根也被肥厚肉唇包裹着，如果说这些年来女性器官带给黑骑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让他在绝枪无所顾忌的放肆性爱里面避免受伤。

绝枪自诩已经足够了解这具操了无数遍的身体，他轻车熟路戳弄到阴穴里的敏感处，一边反复按压一边草草撸动几下自己的鸡巴，扶着龟头对准便长驱直入。和手指相比，男人完全勃起的阳具还是太过粗壮，绝枪感觉到身下的黑骑几乎立刻瑟缩了起来，容纳着自己的甬道也开始剧烈收紧，导致他才进到一半就被拒之门外。

“……”黑骑轻微抽气声没能逃过他的耳朵，绝枪战士笑了笑，他倒也不急，于是一边慢慢抽插着挺进去的小半根性器，一边俯身咬住黑骑耳垂用虎牙碾磨，温热吐息喷洒在黑骑耳畔，他听见绝枪压低了嗓子，“亲爱的搭档，宝贝搭档……”

黑骑一时没能从这种甜腻称呼里反应过来，而撕裂般痛感就传遍全身，被强制侵入的女穴自知无法抵抗，一阵痉挛过后湿热软肉便争先恐后缠上了绝枪的鸡巴，早已熟悉的快感再次涌入大脑，黑骑觉得自己没办法继续思考那些称呼的含义，他低鸣一声，蜷缩着手指抠进了泥土当中。

“……唔……”

“真乖，我就知道你每次咬这么紧都是害羞，其实是希望被我干的。”绝枪喜欢这份独一无二的，只能在黑骑身上获得的征服感，他就是故意在黑骑刚被拓开的不应期里一插到底，享受着把不苟言笑的冷面剑士操到呻吟出声。

他半真半假地象征性等了几秒给黑骑适应，当然也确实只有几秒，便开始耸动起腰大开大合地抽送，彼此契合无比的穴道和肉棒严丝合缝相连，从交界处翻出不断分泌的淫水，被拍打捣弄成一股股白沫顺着黑骑大腿根淅淅沥沥往下滴。

“啊、啊啊……慢……呃……！”黑骑感觉自己永远没办法适应绝枪这种上来就和疯狗一样的交媾方式，他甚至险些被顶得咬了舌头，零零碎碎把话拼凑完整，却只换来对方充耳不闻的更激烈操弄。

两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伤，但很明显为绝枪担下后果的黑骑更为严重，他腰腹还未愈合的伤口只结了一层薄痂，轻而易举就在绝枪生猛力道下重新开裂渗血，防护职业力气大得可怕，他被死死钉在这根坚硬粗长的刑具上逃无可逃，绝枪次次都在冲着宫口撞击，全然不掩饰自己目的。

宫颈软肉敏感又脆弱，与谄媚吸吮着柱身的花穴不同，黑骑只感到自己最里面快要被撞得失去知觉了，酸麻胀痛支配着感官，承受不住冲击的宫口可怜兮兮打开一条缝隙，而侵略者看准时机一记深顶就把龟头挤进了更为肥沃湿润的花园里。

但这之后绝枪却一反常态没有再往深处开凿，他转而去剥开肉唇用食指抵住了娇弱蕊豆，边揉边夹住来回捻弄，甚至变本加厉用修剪圆润的指甲抠挖，稚嫩蒂珠哪里遭得住绝枪把玩，黑骑霎时绷紧了全身，如海浪涨潮般的快感猝不及防淹没了他，他已经控制不了生理上破闸而出的反应，大泡淫水汹涌浇灌到绝枪的肉棒上，硬生生爽到了光靠女穴潮喷。

“呃啊……！呜……”在一声难以抑制的呻吟后，绝枪不太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竟然是听见了隐忍哭腔。他像是发现了什么新玩儿法，开始变着花样揉捏黑骑阴蒂，瞬间变得极为热情的穴肉贪婪地蠕动吞吃着性器，把他爽得头皮发麻，忍不住暗骂一声，才控制住没有让精关失守。

“操。”绝枪战士忽然觉得自己以前那些打炮经历在黑骑面前都显逊色，他沾着黑骑腹部伤口流出的血去扩展那口菊穴，还不忘凑到耳边欠揍地宣扬自己把人禽哭的丰功伟绩。“看看你喷成什么样了，想把我鸡巴泡软吗？真不愧是你啊，我的好搭档。”

“呜、呜呜……没有，我不……啊！”黑骑已经被他禽得没有自主意识了，连哭喘都愈发肆无忌惮，绝枪觉得他现在的模样未免乖巧得有些超过了，说不定真有可能被自己禽晕在这里。

绝枪战士磨出枪茧的指腹伸进后穴里找到前列腺反复碾按，随后他惊讶地发现黑骑现在甚至不需要被动承受，而是在主动扭着屁股吃他手指，在他刻意把手指往外抽出来点的时候还会追着用穴口强奸他指节，俨然一副淫荡却不自知的婊子样。

阳心和蕊蒂受到前后夹击，阴道里还插着绝枪战士滚烫如烙铁般的肉棒，黑骑模模糊糊感觉这根巨物隐约要戳破伤口从他的腹部洞穿出来了，虽然只是被禽懵了的错觉，他还是下意识伸手抚上了肚子。

绝枪再也忍不住了，他薅着黑骑的头发把人脑袋拽起来，颇有几分凶神恶煞的语气骂道：“你他妈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黑骑也许不知道，但绝枪知道。

他这是真的想被自己活活禽死。

一旦产生这种念头，绝枪便丢弃了最后那点理智。猛虎把黑豹压在身下释放野兽最原始的性欲，把尖牙利爪的捕食者禽成只属于自己的黑猫。

黑骑是真的被禽崩溃了，他无意识翻起白眼，连嘴角津液也止不住，满脑子只剩下绝枪那根鸡巴的形状，而这形状就深深嵌在他子宫里，他又听见绝枪开口说了什么，然后一阵天旋地转，他就被绝枪抱着坐到了人怀里。

啊，现在听清楚了。

绝枪一遍遍舔着他的耳垂、他的眼尾、他流血的额角，他堪称温柔地抱着他，对他说——“宝宝，宝宝乖，让我禽进去……让我禽你子宫里去好不好？”然后把性器不由分说地凶狠顶进他宫腔里，精液冲刷着内壁，他想挣扎，想叫喊，却只能发出嘶哑的哀鸣，然后第数次高潮到彻底虚脱。

“乖，再等一会儿，再忍一小会儿，很快的，马上就好了，乖，马上就结束了。”绝枪啃着他的喉结、他的锁骨、他的脖颈，在他子宫里内射，却对他说最廉价低劣的情话。

绝枪战士，绝枪战士。

黑骑在高潮的意识里念着这四个字。

然后陷入了昏睡。

……

醒来时黑骑发现自己已经在床上，而绝枪意外地没有出去接委托，就坐在他床边，在他刚睁眼就含了口水给他嘴对嘴渡进去。

“……”

水流缓解了嗓子的冒烟状况，黑骑翕动几下唇，然后让他滚。

绝枪笑了，“这是我家，你被操傻了。”

黑骑不想和他浪费口舌争辩，绝枪也识趣地装老实，把特意按人口味买的早餐逐个摆盘放好。

“没收全部委托费，但是也挺不少的。老人家生活也不容易，给他留了点儿。”绝枪随手拿起一个仙女苹果啃着，跟黑骑汇报结果。

“嗯。”黑骑当然不在意钱的问题，他过了许久，才放下勺子，淡淡开口，“昨天战斗时你注意到了吧，你觉得我还有多少时间。”

绝枪晃荡着的二郎腿明显顿了一下，他咽掉嘴里果肉，在这个简单过程中不知刻意拖了多久。

“……谁知道。”

“嗯。”像是预料到绝枪会这样回答，黑骑并没有什么情绪波动。

之后的一个月他都没有再看见绝枪回家。

这个委托带来的报酬足够他一个月什么也不干，而绝枪留下金币以后就不知所踪。

机工觉得好兄弟难逃此劫。

吟游诗人弹奏着别赋离愁的曲子，绝枪周围尽是空酒瓶堆了满地，直到被机工制止。

“行了，你特么当初骂我的时候就该想到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我知道他要死了。”绝枪苦笑着，“我救不了他。”

“没人救得了他。”机工叹气，把人手里酒瓶子夺过来，并排坐到人身旁，他这十几年来没见过绝枪的真心，甚至一度认为这逼压根没有心。“暗黑骑士本来就是以负面情绪为力量的，他的暗黑之力和他就是一体，使用这种力量被反噬也是迟早的事，你觉得他会没有做好觉悟？”

“不。”绝枪说，“是我没有做好。”

机工哽住，他愣愣看着面前的男人，仿佛今天才认识一样。

而这时绝枪战士瞥了一眼不远处弹琴的诗人，突然问道：“要怎么证明我爱他？”

“啊？”机工一怔，“你说什么？”

“他不会相信的。”绝枪摇摇头，随便扒拉两下外套仰躺在酒瓶堆里，他望着夜空笑道，“他来自雪原，也该回归雪原。”

机工逐渐明白了他的意思，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我要在库尔扎斯的极昼之日杀了他。”他说，“我要亲手杀死我的爱人。”

.....

绝枪回来了，就像这一个月不打招呼的失踪从来不存在。

黑骑不会去问，他也不会去坦白。

有时候默契到心照不宣也让人痛苦。绝枪心想。

他们继续住在一起，睡在一起，接受委托，好似每个齿轮都还在有条不紊地向前运作。

只有绝枪知道是什么在崩坏。

“明天库尔扎斯会发生极昼。”绝枪给天气预报员道过谢，还蛮有闲心地变个戏法送了姑娘家一朵玫瑰，然后转身朝抱臂等在一旁的铁皮罐子走了回来，把另外一枝玫瑰递给对方，“那个委托

也是在西高，怎么样，我亲爱的搭档赏个脸？”

“好。”黑骑头盔下的声音像是在笑。

.....

时间差不多了，黑骑想着，他转过身去张开双臂，把胸膛对着自己搭档，把后背留给嘶吼扑来的妖异。

他在让绝枪做选择。

杀了他，或者让他被妖异杀死。

马上快接近极昼的天光太过刺眼，他其实有些看不清绝枪的表情，但是他看见绝枪把嘴里那枚习惯性留下的子弹上了膛。

他的搭档抬起了枪口。

暗黑骑士微微睁大双眼，看着绝枪战士那最后一发子弹在自己侧颊旁擦过，撕破空气阻力精准命中身后妖异的心脏。

妖异尸体轰然倒下，绝枪失血过多的右臂终于彻底脱力，他剧烈颤抖着的手指甚至无法再握住枪械，于是他任由魔机刃滑落砸到地面发出暗哑哀鸣，随后缓缓地、缓缓地拖着快没有知觉的四肢挪动到黑骑面前，他用那还能勉强抬起的左手慢慢搂住爱人肩膀，暗黑骑士本就竭力维持的身形被压得踉跄几下，两具紧紧相贴的身体就这么共同瘫坐在了地上。

“对不起。”黑骑听见把头埋在自己颈窝的绝枪战士发出模糊哽咽，“我做不到。”

他没有答话，他们用同样伤痕累累的身躯支撑着彼此，从对方那里汲取曾是奢求的温暖。

极光随着时间流逝一点点修复着创口，暗黑骑士体内翻涌的暗黑之力也逐渐平息下来。

天边泛起了极光，炫目耀眼似幻觉，将库尔扎斯西部高地照亮得明如白昼。

“在你所剩不多的时间里，”绝枪战士深吸一口气，温热鼻息碰触到雪夜的冷风便立刻结成霜雾，他用单臂把怀里的恋人搂得更紧了些，黑骑似乎感觉到他笑了。

“.....也还是让我拥抱着你吧。”

他与所爱在极昼中相拥。

End